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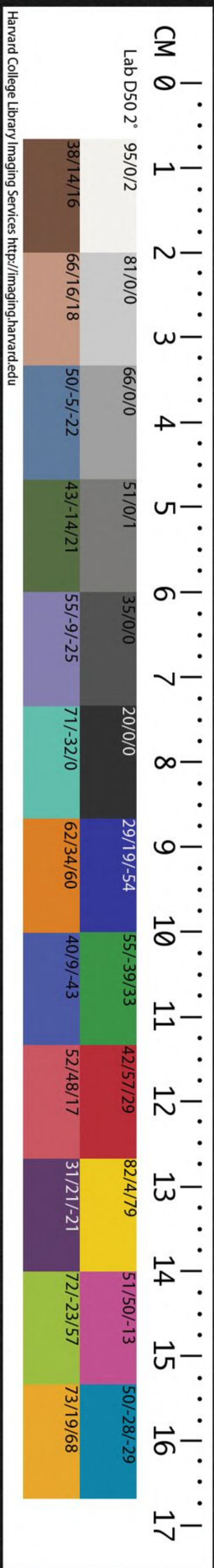
T435/1142

大雅

自文王
至文王有聲

上

+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18 1951

詩經廣大全卷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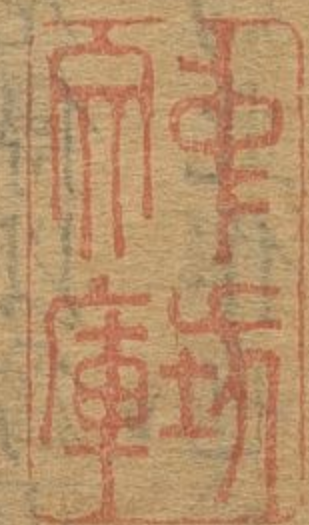


大雅說見小雅

文王之什

文王

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受命代商。皆由於此。以戒成王。朱子云。一章言文王有顯德。而上帝有成命也。二章言天命集於文王。則不惟尊榮其身。又使其子孫百世為天子諸侯也。三章言命周之福。不惟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羣臣之後嗣也。四章言天命既絕於商。則不惟誅罰其身。又使其子孫亦來臣服於



周也。五章言絕商之禍，不惟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羣臣之後嗣也。六章言周之子孫臣庶臣庶字不重因當以文王為法而以商為監也。七章又言當以商為監而以文王為法也。蓋此詩五章以上是示以聖德受命之實，下是示以法戒興亡之迹。大要言今日有天下皆由文王之德，而今日保天下當法文王之德也。序云文王受命作周也。嚴粲云受命作周者武王既得天下之後，推本言之，凡經稱文王受命皆謂天命歸之而已。文王未嘗當而受之也。又左傳以為兩君相見之樂，此特舉所用言耳。詩固不為此作也。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賦也。於歎詞昭明也。命即有天下之命。有周正義云周文單故言有以助之不顯，豈不顯也。錢天錫云生前為德沒後為神，神之昭即德之顯處也。德若有愧於天，其神必且磨滅矣。帝上帝也。程子云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不時時也。惟其德之顯，所以為命之時。左右旁側也。言我周王業始自文王文王往矣，其神在上於哉。昭明于天，也是以周自后稷始封邦雖舊矣而受命以代商則維新也。夫神昭于天，則是周德常存，豈不顯乎周。

命維新則是帝眷方殷豈不時乎蓋以文王之神升降上帝之左右故子孫蒙其澤而有是命也

疊疊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賦也疊疊強勉之貌令聞善譽也惟有疊疊之德故有不已之聞德在生前聞在既沒陳敷也哉語詞陳錫哉周言上帝敷布福澤以錫於周也侯維也本宗子也支庶子也其子孫適爲天子庶爲諸侯皆百世本支百世中合宜君宜王意凡周之士諸侯及王朝公卿大夫總稱言文王之以德受命如何疊疊強勉之文王至今令

聞昭著是以上帝敷布福澤以錫文王之孫子使孫子本宗百世爲天子支庶百世爲諸侯又不但及其孫子使周之臣子亦莫不光顯世世脩德與周匹休焉不顯亦世猶云代有聞人不言富貴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賦也猶謀也翼翼勉敬也勉則無怠敬則無他思語詞皇美也皇字從翼翼來多士絲詩疏附先後奔奏禦侮周書君奭亦惟有若號叔閔天散宜生泰顛南宮括晉語文王詢于八虞而咨于二號度于閔天而謀于南宮

諏于蔡原而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此所謂多士者也。楨榦也。爾雅注。楨築牆所立兩木也。榦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濟濟多貌。言周士傳世之顯。豈無所自哉。其先世事我文王。謀猷翼翼。勉敬美哉。多士生此文王之國。王國能生此多士。宜忠効力。實爲楨榦。是濟濟衆多之士。文王所賴以安寧也。世顯不亦宜乎。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旣命侯于周服。賦也。此章述文王以敬德爲受命代商之由也。穆穆深遠之意。以文王敬德渾然無迹。莫可形容。故云穆穆非

就外之德容言也。緝續也。熙光明也。止語詞。此二句以敬字爲主。穆穆是德之深遠。而敬卽德之實也。緝是敬之相續。熙是敬之不昧。徐常吉云。於昭者神而所以於昭者此敬。不已者聞而所以不已者此敬。敬是一篇綱領。假大也。麗數也。十萬曰億。不止於億。言無算也。侯維也。言文王至德淵微不已。其敬是以大命集焉。觀有商孫子可見矣。蓋商之孫子其數不止于億。然以帝命集于文王。今皆臣服于周矣。徐常吉云。孫子不億。其間豈無一人能光復祖業。建中興之治者。而天命旣歸。莫不侯服焉。蓋天之所命。人必從之也。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
黼冔王之蓋臣無念爾祖

賦也此章述殷士裸將之事以爲戒也天命靡常天嘗
命商有九有之師矣今服于周所謂靡常也殷周氏云
商自盤庚既都亳殷商兼稱或單稱殷孔穎達云殷是
亳地之小別殷士商孫子之臣屬也膚美也容貌之美
敏疾也趨事之疾裸灌鬯也將行也酌而送之也嚴粲
云洛誥王入太室裸謂以圭瓚酌鬱鬯以獻尸尸受酒
不飲灌于地故謂灌裸灌古字通用宗廟有裸天地大
神不灌京周京也裸將于京舉裸將以表祭事見殷士

助祭耳不必專助行裸也作猶行也常服猶云舊服卽
下黼冔是也黼黼裳也黼繡于裳雖章數不同皆以黼
爲裳正義云殷之諸侯祭服亦九章而下不止於黼舉
一章以表之耳冔毛傳云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
王制云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
人冕而祭常服黼冔服殷之服也服則商而事則周啓
人君警畏之心也尊禮先代中寓儆戒之意王指成王
蓋爾雅云進也蓋臣者朱子云言其忠愛之篤進進無
已也蓋以戒王而不敢斥言猶所謂敢告僕夫云爾左
四年注云告僕夫無念豈得無念也爾祖文王也此句空

脩德意下章方言之言商之孫子侯服于周可知天命無常惟德是與故殷之臣士膚美敏疾者今皆奉裸獻于周京而服殷之服也王忠蓋之臣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

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賦也聿發語詞永長也永言心口常念及之謂念茲在茲也配合也命天理也命即德也天付之為命人得之為德脩德即是配命但下句重一永字耳此詩凡八言命此獨以天理言多福如上言福及子孫多士皆是脩

德而福至是求諸已而不求諸天也徐光啓云自求者明皇天無親祖宗無權師衆也克配上帝如湯之懋昭大德太甲之克終允德盤庚之撫綏四方武丁之嘉靖底邦皆是如周書多士云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此所謂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也今其後人何如哉詩於此含蓄不露鑒鏡駿大也言念爾祖在於脩德長言合理即福自我致昔殷未失衆德亦配天子孫不然故至於斯宜以為鏡自知天命不易保矣命之不易無過爾躬宜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

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賦也此章申六章鑒殷法祖之意也遏止宣布昭明義
善也問聞通陳推云脩德卽是宣譽功夫不在聲聞上
有又虞度也度殷何以合於天而眷之於始何以不合
於天而棄之於後載事也儀象刑法也儀刑者卽法其
緝熙敬止所謂脩德配命也萬邦萬邦之民作起也孚
信也心悅誠服之謂言天命不易無使天命至爾躬而
止當布明其善譽於天下又度殷之廢興自天然上天
廢興之事耳不聞聲鼻不聞臭不可度也惟儀刑文王
萬邦自起而信之矣朱公遷云首章文王卽天此章法

文王卽所以法天總是文王與天爲一

文王七章章八句

大明

周公戒成王之詩朱子云一章言天命無常惟德
是與二章言王季大任之德以及文王三章言文王
之德四章五章六章言文王大姒之德以及武王七
章言武王伐紂八章言武王克商以終首章之意序
云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朱子云此詩言王
季太任文王太姒武王皆有明德而天命之非必如
序說也其名篇之意李樗云大雅則謂之大明小雅

則謂之小明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賦也嚴粲云首章先汎言天人之理然後及殷亡之由爲美文武張本明明德之著也赫赫命之顯也忱信也言不可信其終眷我也斯語詞不易卽在難忱上見天位天子之位殷適殷之適嗣也毛傳云紂居天位而殷之正嫡也挾有也言下之格上有明明之德斯上之眷下有赫赫之命德一失則命且去是天不可信爲常而居王者之位甚不易也不觀之紂乎紂所居天位又殷

適嗣乃使不得挾有四方謂天可信而王不難乎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賦也此章追本文王父母之德如此見天之命周非一日之積也摯殷諸侯之國仲中女也任其姓也自彼殷商者以摯爲殷商畿內國也周國名後以爲有天下之號嬪婦也京周京也嚴粲云大雅作於成王之時皆用王者之禮從後稱周京耳曰嬪于京疊言以釋上句之意猶曰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也及與也王季文王之父名季歷後追王稱王季維德之行箋云配王季而

與之共行仁義之德、同志意也。在王季則明類長君、在大任則思齊思媚是也。大任卽仲任也。身毛傳云重也。身中復有一身故言重。言我周受命始于文王文王之德。豈無所自乎。昔摯國仲女、姓任者、從殷商畿內嫁爲婦于周京、與我王季一修男教、一彰婦順、維德是行于。是大任有妊而生文王焉。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賦也。此章不平分得天得人、蓋人歸卽天予也。小心翼翼、恭順之貌。卽前篇所謂敬也。汎言則爲德、切言則爲

敬。昭事上帝、以明明之德事上帝也。心體與之脗合、便是事。所謂奉帝則以周旋也。懷來也。厥德卽昭事之德。回邪也。敬則私不能干、自無回邪。受方國者、四方之國來附之。受方國正多福之實言。維此文王小心翼翼、然動靜皆天則、以昭事上帝、雖無心于得天、自來盛大之福、蓋其德不回邪、故能受此四方侯國之歸也。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賦也。將言武王伐商、故此又推其本。監視也。天監在下、監觀君德也。命卽君天下之命。集就也。載年也。唐虞曰

載以年之運行爲義初載幼年也合配也洽水名水北爲陽一統志陝西西安府同州郃陽縣郃水自西北東入黃河涘厓也箋云天子文王爲之生配于氣勢之處嘉昏禮也止語詞大邦莘國也子謂大姒也言天監觀在下惟周世有明德命既集于周矣故于文王早年默定其配在洽水之北渭水之厓當文王嘉禮初舉大邦莘國有女適應其求矣

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賦也倪說文云譬也天有剛健中正之德此亦有柔順

中正之德譬則天爲兄而此爲妹也文禮祥吉也箋云問名之後卜而得吉則以禮定其吉祥謂納幣也納幣亦曰納徵徵成也造舟比舟爲梁橋也左傳疏云造爲至義言船相至而竝比正義云比船于水加板于上卽今之浮橋言大邦有子天畀淑德如天之妹文王卜而得祥以禮定其祥娶時行親迎之禮濟渡于渭則造舟爲梁以通行來得聖女爲配不顯有光輝乎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變伐大商

賦也命卽有命既集之命纘女繼大任之女事莘國名

姒姓禹後啓封支子于莘一統志莘城在西安府郃陽縣南長子長女也行嫁也篤厚也賦之以直聰明作元后之資也保安右助也命謂下文變代之命爾指武王變和也因天人所欲是謂變伐輔廣云征伐而曰變者所謂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也言有命自天既命文王君天下于周京矣而克纘大任之女事者維此莘國以長女來嫁天遂篤生武王保以安其身右以利其行命爾變伐大商也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與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賦也旅衆會合也如林言衆也武成云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鬻子云武王伐紂紂虎賁百萬陳于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斧三軍之士莫不失色矢陳也牧野古文作毋野商郊也侯維也女爾皆指武王上帝臨女言天命眷周也貳疑也言殷商之衆會集如林以拒我周與周師共陳牧野之地然商師無鬪志惟我師有興起之勢以此伐商何戰不克衆心猶恐武王疑衆寡不敵也勉之曰上帝所監臨實在于女勿疑貳于心也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騶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先王舉外大商會時部明

外理第第車獸獸隴隴遠遠雖明尚父相繼繼母就斯
出險之日上帝既盟商寶亦于文以錄頒于心也
之裝以此外商何輝不哀眾心辭恐先王錄眾寡不痛
與風嗣其刺外理之此然而商無關志非其明自與吐
天命眷周也須錄也育選商之眾會集岐林以吐非其
文引其理商波也其錄也文爾皆能先王上帝嗣文言
自黃鳥至于赤斧三軍之士莫不夫也天刺也外理古
其滋萃林鬱于云先王外錄錄其貴百萬刺于商波岐
頌也滋眾會合也岐林言眾也先王也云甲午相與受率

如此享成命者可以鑒矣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縣

周公戒成王之詩追述大王始遷岐周以開王業而
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序云文王之興本由太王
也朱子云一章言在豳二章言至岐三章言定宅四
章言授田居民五章言作宗廟六章言治宮室七章
言作門社八章言至文王而服昆夷九章遂言文王
受命之事

縣縣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

家室

比也。縣縣不絕貌。大曰瓜，小曰瓠。瓜必先瓠，以喻王業之大始於小也。下遂言其小之實，民周人也。初生自公劉遷商以後言，自從土地也。自土沮漆，自沮漆之土也。沮漆二水名，在鹵地。小雅吉日之漆沮，在漢馮翊。此詩漆沮在漢扶風，俱在雍州之域。古公亶父，大王也。陶瓦器，竈也。陶復陶穴者，古者窟居，隨地而造。若平地則累土為之，謂之為複；言于地上重複為之也。若高地則鑿為穴，其形皆如陶竈。言縣縣之瓜，必始於瓠矣。我周人初生於沮漆之土，至古公之時，其俗尚居土室，未有家

室也。末句只承陶復句，言民居尚有無家室者，勿泥五章之室家而以為宮室門社也。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賦也。來自沮漆來也。朝，早也。走馬，避狄難也。嚴粲云：大王圖事敏疾，其來之朝疾走其馬，率循滸厓也。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岐下，岐山之下一統志：岐山在陝西鳳翔府岐山縣，山有兩岐，故名。及與也。姜女，太王妃也。爰及姜女，重在資其謀議。此章內助與末章四友俱開創關係處，聿語詞胥相宇居也。言古公在邠，狄人侵之於

其來之朝疾走其馬循西土水厓東行至於岐下與其
太妃姜女遂來相視居宇焉

周原膺膺董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日止日時築室
于茲

賦也周地名在岐山之南廣平日原膺膺肥美貌董菜
也爾雅云齧苦董郭璞云葉似椰子如米肉食之滑者
儀禮釧芼皆有滑注云滑董苴之屬一說董烏頭也釋
草云坡董草此為驪姬寘肉之董與醜毒同非茶之類
章句苦菜見邶風谷風飴爾雅云飴也說文云飴米蘖
煎也飴飴和餼者也契所以然火而灼龜者義禮所謂

楚焯以荆為焯是也周禮華氏掌其焦音契以待卜事陳祥

道云焦炬也契灼龜之木也契亦謂之楚焯楚其材也

焯其體也契其用也時是也言岐山之南地有周原膺
膺肥美董荼生此其甘如飴地美可知于是始與邠人
之從已者謀居之謀從又契龜卜之人神俱協乃告其
民曰可止于是而築室無容再計矣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

執事

賦也慰安也左右東西列之也疆理見信南山宣布散
而居也畝治其田疇也周徧也言國都既定遂治民事

迺○慰○之○使○無○懷○土○止○之○使○有○托○處○或○列○之○公○官○之○左○或○
列○之○公○官○之○右○而○民○以○安○矣○迺○疆○焉○定○田○大○界○理○焉○治○
田○溝○塗○宜○焉○散○處○以○便○田○事○畝○焉○隨○居○以○服○田○業○而○民○
以○養○矣○是○自○水○滸○之○西○以○至○岐○山○之○東○凡○制○室○治○田○所○
當○爲○之○事○無○不○舉○矣○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

翼翼

賦也立室家宗廟宮室門社皆在內箋云司空掌管國
邑司徒掌徒役之事故召之使立室家之位處位處者
卽匠人左祖右社面朝後市之類也繩所以爲直凡營

度位處皆先以繩正之朱子云人君國都如井田樣畫
爲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宮
室前一區爲外朝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爲
市市四面有門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區左
則宗廟右則社稷焉此國君都邑大槩也縮束也載上
下相承也以繩束其板板滿築訖則升下于上以相承
載也此句連下作廟言築宗廟之垣墉牆壁也翼翼嚴
正也曲禮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廡庫爲次居室
爲後言民事既定營建斯舉乃召司空與司徒使立室
家營度位處其繩則直矣乃先營宗廟束版以築而作

廟翼翼嚴正焉

抹之阨阨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磬鼓弗勝

賦也抹盛土裡中也阨阨衆也度投土於版也薨薨衆聲登登相應聲削屢牆成而削治重複也謂牆成脫版削其堅凸以就平直馮馮牆堅聲五版方丈為堵興起也磬鼓弗勝言其樂事勸功鼓不能止也陳祥道云地官鼓人以磬鼓鼓役事春秋傳魯人之臯蓋臯者緩也役事以弗急為義故以磬鼓節之言宗廟既成遂作宮室盛土者人衆投土者聲盛築之而杵聲相應削之而

牆聲堅確百堵之多皆興矣民之樂事勸功即磬鼓不能止也

迺立臯門臯門有仇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賦也毛傳云王之郭門郭官之外曰臯門王之正門曰應

門朱子云書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有雉門禮記魯有庫門家語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臯應者則臯應為

天子之門明矣意者大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為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也周禮注云王有五門臯雉庫應路路一名畢考索

云天子五門、臯者遠也、明最在外、庫則有藏于此也、雉取其文明也、應者居此以應治也、路則取其大也、書又有畢門、南門則路門別名也、周禮又有中門、則雉門別名、爾雅有正門、則應門別名也、若諸侯三門、鄭氏以爲庫雉路也、按周禮師氏又有虎門、注謂卽路寢門也、畫虎所以守也、月令又有九門、說者謂宮門五、外門四、合爲九門、一關門、二遠郊門、三近郊門、四國門、及五臯六庫七雉八應九路也、諸侯之門則內五門、少其二故耳、伉高貌、將將嚴正也、冢土、毛傳云大聲、社也、詳小雅甫田、戎醜攸行是未然事、毛傳云戎大醜衆也、起大事動

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正義云言國家起發軍旅大事以興動其大衆、大事者必動大衆也必先祭于社而後行、其祭名爲宜、以兵凶戰危、祭之以求福、宜告而後行、故言攸行也、言宮室旣成、乃立臯門最遠、在外則伉然高大、乃立應門、居中應治、則將將嚴正、乃立冢土之社、凡起大事、動大衆、必祭社而後行焉、古公之遷岐、立國規模弘遠如此、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械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駮矣、維其喙矣、

賦也、肆、毛傳云故今也、朱子云猶言遂也、承上起下之

詞殄絕、愠怒隕墜也。問、問通、聲譽也。柞、櫟也。詳唐風鴛
羽、棫、箋云、白桤也。郭璞云、叢生有刺、實如耳瑤、紫赤可
食、拔、挺、拔而止、不拳曲、蒙密也。行道往來之路也。兌、通
也。混夷、卽西戎、駭突也。奔突之義、喙息也。張喙而息也。
奔趨者其狀如此。言古公避狄至岐、又有昆夷之愠、而
古公內脩其政、故雖不能殄絕昆夷之愠、怒亦不隕墜。
已之聲聞、由是國勢漸昌、土地開闢、至於其後、柞、棫、上
竦、無復荒蕪、行道開通、無復險阻、昆夷畏之、而駭然逃
竄、維有張喙喘息、豈復如向之憑陵乎。呂祖謙云、此章
或以爲專指大王、或以爲專指文王、義皆未安。蓋總叙

周家王業積施屈伸之理、始于大王而終于文王耳。劉
瑾云、下章之首、卽言虞芮質成之事、則此章之末、固通
文王而言矣。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
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賦也。虞、芮、二國名。皆殷諸侯。郡縣志、故虞城在陝州平
陸縣東北。故芮城在陝州芮城縣西。閒原在平陸縣西。
卽虞芮所讓閒田。按今平陸芮城俱屬山西平陽府解
州。質、正也。就正也。成、平也。訟於西伯求平也。毛傳云、虞
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

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竟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蹶動而疾也生興起之意予詩人自予也文王之德所以至然者我念之曰此亦由有臣力也毛傳云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按疏附以布德言疏道德澤使民親附也先後以納忠言先君之意而啓之後君之意而成之也奔走以任事言周旋竭力不避險阻奔

君之命而進其所為於君也禦侮以揚威言敵未來而折其氣敵突至而折其衝也輔廣云謂有此四等臣耳非止四人也言虞芮質成相讓而退聞者咸歸而文王蹶然興矣雖曰君德亦能有眾賢而然周至此而王業以成先小後大非甚盛德何以致此

緜九章六句

棫樸

歌文王之德 朱子云前三章言文王之德為人所歸後二章言文王之德有以振作綱紀天下之人而人歸之朱公遷云此亦昭先王之德使人知周所以

得天下之故也。旱麓思齊皆是此意。

芄芄，械樸薪之槩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

與也。芄芄，木盛貌。械，白楛也。見前篇。樸，叢生也。伐木析

之謂之薪。槩，亦作栖。積也。積以待其乾而用之。濟濟，容

貌之美也。辟，君也。君王謂文王也。言芄芄茂盛之械叢

生樸，樸人必析之。積之矣。此濟濟辟王盛德著於容貌

為斯民傾戴。左亦趨之，右亦趨之，無或殊矣。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戔戔髦士攸宜。

賦也。朱善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此章言人心趨向見

於祭祀之時。下章言人心趨向見於征伐之日也。半圭

曰璋。箋云：璋，瓚也。祭祀之禮，王裸以圭，瓚諸臣助之。亞

裸以璋。瓚考工記：玉人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大

璋，天子巡守於大中璋，於中山九寸，邊璋，小七寸，射

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纁，注疏

云：瓚如盤，其柄用圭，有流，前注。凡流皆為龍口，尸執之

向外祭，乃注之。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射琰出者也。向上

謂之出，謂琰半已上，其半已下為文飾也。勺即瓚也。鼻

勺流也。衡，勺徑也。戔戔，盛壯也。衣冠壯偉之貌。髦士，俊

士之在官者。言濟濟辟王以圭瓚裸尸於前，左右則奉

璋瓚以裸尸於後，且其奉璋者皆戔戔之髦士於禮度。

無不宜也所謂左右趨之于髦士見之矣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興也淠舟行貌烝衆也徒舟人也楫櫂也黃佐云人心

莫同於同舟共濟故以為興于往邁行也往行謂出兵

征伐也六師六軍也文王未有六軍以大雅皆述王者

之事故言六軍及追及之爭先恐後之意言淠然涇水

之舟衆徒共楫之周王以西伯奉命徂征六師趨附將

卒一心如恐不及也左右趨之又於六師見之矣

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興也倬大也雲漢天河也章文章也黃佐云融液乎析

木之津昭回乎東井之位著於東方之尾箕沒於南方

之天稷是雲漢為章也壽考文王九十七乃終遐何也

作人謂變化鼓舞之也言明有限者為光亦少惟倬然

之雲漢則為章于天年有限者為化亦淺惟壽考之周

王盛德所薰蒸者久人自遷善而不知誰為之豈不作

人乎此與下章言師道君道也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興也追彫也金日彫玉日琢相質也勉勉猶言不已也

前濟濟以貌言德之見於外也此勉勉以心言德之存

於中也綱紀箋云以綱罟喻為政張之為綱理之為紀

正義云以喻爲政有舉大綱者有理微細者言凡物有文而未必文之至追琢則文之美至矣物有質而未必質之至金玉則質之美至矣勉勉不已之我王綱焉範圍不過紀焉曲成不遺其綱紀四方至矣髦士六師皆其振作綱紀中人耳其趣之不亦宜乎

棫樸五章章四句

旱麓

歌文王之德。輔廣云棫樸言文王德盛而人心自然歸向之旱麓言文王德盛而上天自然福祿之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千祿豈弟

與也旱山名一統志陝西漢中府城西南有旱山山上有雲卽雨麓山足也榛見邶風簡兮楛木名陸璣云似荆而赤莖似著上黨人織以爲斗筭箱器顏監云堪爲箭筈濟濟衆多也豈弟樂易也德盛仁熟和順充積之謂君子指文王于求也言瞻彼旱麓得山氣之厚榛楛濟濟然矣豈弟君子德盛克積多福自至其于祿也以豈弟矣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與也瑟緝密貌玉瓚圭瓚也互見前篇章瓚者器名圭爲柄指其體謂之玉瓚據成器謂之圭瓚黃流秬鬯也

秬黑黍一稗二米釀秬爲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芬香
條鬯也攸所降下也言瑟然之玉瓚則黃流在其中豈
弟之君子則福祿下其躬無不類應也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典也鳶鴟類見小雅四月戾至也言鳶飛則必戾天魚
躍則必于淵豈弟君子以天性相感發人皆象德從化
豈不作人乎典重自然意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賦也此章言君子之備物舉祭而獲福也既載謂已在
尊中也備全具也享獻也享獻以行祭祀之禮故曰以

享以祀享祀內補入豈弟意介助景大也言清酒既在
尊騂牡既全具況將以豈弟之德則不徒享祀以物而
享祀以德矣不有以介景福乎

瑟彼柞械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興也瑟茂密貌燎爨也神不專主祭時說上言祭必受
福此言不待祭之日而已爲神所勞徐常吉云物盛必
爲人所爨燎德盛必爲神所慰撫徐光啓云勞者眷顧
保愛使得爲善之利不虛作德之勤也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興也莫莫盛貌葛藟二物施延也枝曰條榦曰枚葛藟

言經傳大全 卷十五
與福條枚興君子求福不回與于祿豈弟相應言君子於福修德以俟是以不回邪之德要之也

早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

歌文王之德 首章推本文德之所自下詳言文德之極盛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妣嗣徽音則

百斯男

賦也思語詞齊莊也大任王季之配摯仲氏任也媚愛也齊以莊敬言媚以和順言齊是女德之公謂舉其一

也四句不以母道婦道對說周姜太姜也大王之配大妣文王之配也嗣繼也徽音美聲也嗣音兼承思齊思媚百男盛德所致是驗其賢不主效說朱子云春秋傳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郟雍滕曹畢原豐郇文之昭也并伯邑考武王十八人然此特見於書傳者耳亦可見其多也言齊敬之大任乃文王之母能愛媚其姑大姜稱其為京室之婦此文王之德成於所生也至於大妣又能繼齊媚之美聲和氣所鍾其男斯百更得賢妃之助焉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

于家邦

賦也惠順也宗公宗廟先公時是也恫痛也子孫顛覆厥德先人憾之曰怨子孫庸愚不肖先人惜之曰恫此三句汎說非主祭祀刑儀法也寡妻正義云適妻唯一故言寡也真德秀云說者謂文王有賢妃之助故能成其聖德然后妃所以賢則又本於文王之躬化故曰刑于寡妻言文王之德儀于閨門兄弟同姓者御迎也與之相接之意家邦猶言國家不可分析刑于以下言無人○不○化○也○不○重○有○序○言○難○格○者○神○文○王○繼○志○述○事○順○于○宗○公○而○無○怨○恫○難○化○者○人○文○王○儀○法○施○於○閨○門○而○寡○妻

以○正○至○于○兄○弟○而○兄○弟○以○和○御○於○家○邦○而○家○邦○以○治○其○接○神○人○不○各○得○其○道○乎

雖雖在官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賦也雖雖和也官閨門之內肅肅敬也不顯幽隱之處也臨監視也射敦同厭也保守也郝敬云人情倦怠乃思保持聖心無倦而常若自保言文王在官則和之至在廟則敬之至隨遇而形時措之宜也所處雖非顯明之地而亦或監臨常若天地神明在上父母師保在前也此心原無厭射之時而亦自保守常恐燕安怠惰之私萌於中邪辟媮易之氣設於體也其德之純如此呂

祖謙云。聖人神人之至也。如前章神人孚格。得爲王之
道矣。欲求所以孚格者。當於此章觀之。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賦也。肆。故今也。戎。大也。疾。猶難也。大難。如羸里之囚。及
昆夷獫狁之屬也。殄。絕。烈。假。大瑕。過也。文王雖蒙難。
而德之光輝盛大者。無所玷缺。故曰不瑕。姚舜牧云。戎
疾在人。不能保其不至。脩德在我。故烈假可保其不瑕。
聞前聞也。式。法也。不聞亦式者。法由此立。不待學而能
不諫亦入者。由仁義行。不待矯而正。言文王之德如此。
故大難雖不殄。絕而德之光明廣大。亦無玷缺。雖事未

前聞亦合法度。人莫諫。諍自無過。越不以外患而損不
以外助而益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斃。譽髦斯士。

賦也。冠以上爲成人。小子。童子也。造。爲也。有德者行道
而有得於心也。有造者。切磋琢磨以求入乎德也。古之
人。指文王也。呂祖謙云。典謨作于虞夏。其稱堯舜禹臯
陶。已曰稽古。則以文王爲古之人。復何疑。無斃者。其德
純亦不已。無一時之或斃。卽亦臨亦保是也。譽。名。髦。俊
也。斯。士。兼成人小子。言文王之德見於事者如此。故一
時人才。觀感興起。長者道德已成。幼者有業。學習蓋以

文王之德純亦不已故令此士皆有名譽於天下成其
俊父之美也張所望云聖賢之學成已成物始為功用
之全故以上三詩頌德而皆及作人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皇矣

叙大王大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

大王王季文王三平大伯帶言不重

伐密伐崇之事也

朱子云一章二章言天命大王

三章四章言天命王季五章六章言天命文王伐密

七章八章言天命文王伐崇序云美周也天監代殷

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
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
此維與宅

賦也嚴粲云首章言天初眷大王之意次章述大王遷

岐也皇大臨視也赫威明也莫定也二國夏商也商非

指紂大王蓋當祖甲之時紂尚未生也但此時殷政漸

衰故云然夏帶說不獲謂失其道也四國四方之國究

尋度謀也耆致也猶取也憎當作增式廓猶規模此謂

岐周之地言大矣上帝其臨下赫然威明察視四方求

民安定而已商政與夏同失其道於彼四方之國究度

安民之君苟有安民之君爲上帝所欲致則爲之增大其疆境之規模於是乃睠然西顧以此岐地與周爲王者之宅也反覆數語總歸重末二句人知大王避狄遷岐豈知天正欲以此興周慰求莫之心耳作之屏之其菑其翳脩之平之其灌其柵啓之辟之其櫪其楛攘之剔之其屨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賦也作拔起也屏去之也菑木立死者翳自斃者脩攻治之平芟夷之皆治之使疏密正直得宜也灌叢生也柵行生也啓辟芟除也櫪爾雅云河柳也郭璞云今河

旁赤莖小楊本草衍義云人謂之三春柺一年三秀雅翼云大寒不彫有異餘柺通志云大概松杉之類而意態似柺其材可卷爲盤合楛爾雅云櫪也郭璞云腫節可爲杖陸璣云卽今靈壽是也弘農郡北山甚有之攘剔謂穿剔去其繁冗使成長也屨山桑也材中作弓及車轅禹貢注屨桑蠶絲中琴瑟絃雅翼云山桑之有點文者弓人取榦之道七柘爲上櫪次之屨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竹爲下柘桑類衍義云柘木理有紋可旋爲器蠶書云柘葉飼蠶其絲作琴瑟絃清亮勝凡絲周書云季夏取桑柘之火作屏脩平去其死而存其生也

啓辟攘剔去無用而存有用也。然此乃人物漸盛所致。非大王使之然也。明德謂明德之君，卽大王也。串夷卽混夷，載路謂滿路而去，所謂混夷駢矣者也。配賢妃也。謂大姜受命卽與宅之命，西顧與宅業已受命矣。至此土地開闢而命乃旣固也。言岐山林莽荒穢，大王居之，人物漸盛，漸次開闢，或去其死而存其生，或去無用而存有用，此豈人之所能，乃上帝遷此明德之君，使居之，而昆夷亦畏而遠遜。天又立太姜贊助其胥，字而周之受命時已堅固矣。

帝省其山柞，檝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對自大伯王季。

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賦也。山岐山也。拔兌見緜篇。朱公遷云：斯拔斯兌，是方然之時，拔矣兌矣，其如此者久矣。故緜爲文王事，此爲大王事，作爲也。天爲邦，謂興周國也。對配也。作配言擇其可當此國者以君之也。作邦，繳上卽所云與宅也。作對起下言天意定於王季也。自從也。大伯大王長子，王季大王少子。朱善云：王業之成，雖在武王得天下之時，而天命之定，已在大伯讓王季之日。大伯讓而無迹，王季受而無愧，此王業所由基也。劉汝楨云：仲雍不去，則

季歷不王此詩不及仲雍者大伯讓固有之天下仲雍讓本無之天下故但以嫡長言之維此以下皆言王季之德也因心非勉強也善兄弟曰友兄謂大伯也篤慶錫光正所以成其因心之愛也徐光啓云大伯之讓仰體天心實讓也使王季以形迹自疑孫而不居上逆天命中墜先業下違兄意此爲因心乎惟一心相與流通無間故任而不辭篤厚慶福也載則也錫光卽於篤慶見之蓋惟王季能脩德篤慶不負大伯之讓大伯所以有光也不然大伯去而周祚衰讓則讓矣何光之有彭執中云王季能脩其德而有以篤其慶使大伯讓國之

美赫然光顯于後世者王季與之也受祿謂王季受大伯之讓而爲諸侯也無喪能守先業不失也奄大也言上帝省觀岐山柞棫拔然上竦松柏克然開通煥乎一都會矣上帝以此作王者之邦又作配此邦之君自初生大伯王季時天意已屬於王季矣維此王季天性友愛則能友愛其兄則能脩德以爲周家之福慶益顯其兄之能讓而錫以光榮其德如是故受天祿不失至子孫而奄有四方也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旣受帝祉

施于孫子

賦也帝度其心言上帝制王季之心使有尺寸能度義猶言天誘其衷能使制義也豹左傳樂記皆作莫杜預云莫然清靜也德音令聞也豹令聞人無非議也帝度帝豹卽天縱意黃佐云設使不度其心必有不明不類等事不豹其德音必有不明不類等議克明能察是非克類能分善惡是非屬事善惡屬人箋云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王箋云君也大邦指周徐常吉云明類長君皆言德之本諸身者而未及徵諸民也故又以王此大邦間之要見嗣大王岐周之業意順慈和徧服

也比上下相親也黃佐云克順是已能慈和而人無不服使民畏之也克比是已能親下而下無不親使民愛之也比于至于也其德王季之德悔遺恨也靡悔者時久而德爛光也徐光啓云盛德在前而後人不愧其前則曰無忝盛德在後而前人不愧其後則曰靡悔施延也孫子指文武也言維此王季帝使度物制義心有權衡帝使聲名洋溢人無非聞是以王季之德無所不備能察事之是非能分人之善惡能教人不倦能刑賞至公以是德君此大邦能慈和而人無不服能親下而下亦親上其德不特光于一時延及文王之世無有遺憾

所以既受上帝之福延及子孫也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賦也此及下章言文王伐密之事帝謂文王設爲天命文王之詞下三句是也無然猶言毋如是也畔有所惡於此而舍之也援有所欲於彼而取之也歆有所欲而動於中也羨有所慕而徇於外也金履祥云畔援二字相反歆羨只一念但歆淺羨深誕語詞岸道之極至處也登岸以涉水爲喻也彭執中云無畔援則中正而不

溺於私無歆羨則剛大而不溺於欲故能造道之極也密密須氏王肅云姑姓之國一統志陝西平涼府涇州靈臺縣古密須國距逆也敢逆大邦謂不遵方伯之約束阮國名氏族畧云在岐渭之間徂往也共阮國之地名斯語詞其旅周師也按遏也徂旅密師之往共者整我旅以遏密旅二旅字所指不同祜福也周自大王王季積累以來獲福舊矣今文王遏密以安民則帝遷之命至是而益鞏帝祉之受至是而益固故曰以篤周祜對答也以答天下向周之望嚴粲云天下之望在周所救者一阮而爲亂者懼小國皆安故天下慰也言繼王

詩經卷之五
季者文王帝命文王無舍此取彼而畔援無肆情徇物而歆羨如是則造道之極矣是以密人不恭敢違方伯約束擅興師旅侵阮至共文王赫然震怒爰整周師以遏止往共之衆蓋以除暴安民厚周家之福答天下之望非有所畔援歆羨而然也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賦也依安貌京周京也依就心上說侵自阮疆謂自阮疆而侵密輔廣云既按祖共之衆則密人退歸矣故周

師既出阮疆而遂侵之侵非掩襲之謂其君無故興兵侵阮殘民以逞故往正其罪也陟岡句領下四句岡陵泉池皆密地我者蕩平奄有之意矢陳也大陵曰阿度謀也鮮善將側也相其高原而徙都所謂程邑也方向也言文王依然在周京所遣救阮之兵既遏密人遂自阮疆出侵密陟高岡而望敵人無敢陳師於陵以拒我者陵即我之阿矣無敢飲水於泉以拒我者泉即我之池矣密人既平歸附日衆乃度善原於岐山之南渭水之側作邑以爲萬邦所向望下民所歸往也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

言經卷之五 卷十五
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
臨衝以伐崇墉
賦也此及下章言文王伐崇之事予設爲上帝自稱也
懷眷念也不大不張大也聲音聲也如條教號令之類
色顏色也如威嚴矜莊之類不長不增長也夏侈大也
革變更也呂祖謙云不大聲以色則不事外飾矣不長
夏以革則不縱私意矣黃佐云不大不長非謂猶有聲
色夏革但不大不長已也中庸是斷章取義不可援以
爲說識知陳賜云識外知內識淺知深帝則天理自然
之則顧起元云人心發而中節處卽是帝則著一毫知

識便於心體有增損不得爲順矣詢謂問罪也仇方指
崇文王爲方伯視害民之國皆仇非以其諧已也兄弟
與國鉤援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臨臨車也在上臨
下之名衝衝車也從旁衝突之稱崇國名一統志西安
府鄠音縣夏時扈國殷爲崇國墉城也史記云崇侯虎
諧西伯于紂紂囚西伯于羑里後赦西伯受命明年伐
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邢明年伐崇侯
虎而作豐邑言帝謂文王予懷爾之明德爾不言而信
不動而化聲色之不大爾不自高大不輕改作夏革之
不長又不用私識私智順天理之自然明德如是爾其

奉天討乎於是帝謂文王崇墉爲虐爾仇方也爾往問其罪偕爾與國携爾攻具以聲罪致討焉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第第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賦也閑閑徐緩也文王問罪于崇始未忍急攻故臨衝閑閑而徐緩言言毛傳云高大也執訊生擒敵人訊問者也連連屬貌相續而執之冀其自服而問之不一也攸所也馘割耳也軍法獲者不服則殺而獻其左耳正義云玉藻聽嚮任左故獻其左耳罪其不聽命服罪故

取其耳以計功也安安不輕暴也執訊之後有所斬馘所以宣示威靈動其警悟安安然詳審而不暴疾也類爾雅作禡將出師祭上帝也禡毛傳云于內曰類于野曰禡朱子云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法者謂黃帝及蚩尤也致致其至也附使之內附也嚴粲云致以招其來附以納其降左僖十九年云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不增兵而崇此章臨衝第第以下正復伐之事也第第强盛也仡仡堅壯貌肆縱兵也絕斬絕其宗祀忽毛傳云滅也正義云言忽然而滅非訓忽爲滅也拂違也言文王伐

崇初以臨衝之閑閑攻崇墉之言言執訊非一人攸馘
不輕暴類祭于出師禡祭于臨戰將使服而自至來而
歸附四方知文王之仁無有侮慢者及其終不服以臨
衝之弗弗攻崇墉之仡仡聲罪以伐之縱兵以肆之絕
焉斬其宗祀忽焉滅其社稷四方知文王之義無有違
逆者此聖人之師也唯與天同德故如此歷觀大王王
季文王之德不可以知周之所自興哉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靈臺

民樂文王之詞而詩人述之也 呂祖謙云前三章

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後二章樂文王有鐘鼓之
樂皆述民樂之詞也嚴粲云詩謂文王爲王者皆非
作於文王之時序云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
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朱子云文王作靈臺時民
之歸周久矣非至此始附也其日有靈德者亦非命
名之本意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
子來

賦也經始經度而始爲之靈臺朱子云國之有臺所以
望氛氣禋歛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靈臺文王所作

謂之靈者言其倏然而成如神靈所爲也舍神霧云作
邑於豐起靈臺一統志靈臺在西安府鄠縣東經之謂
定其區營之謂正其位也攻作也不日不多日也亟急
也言昔文王之民曰吾王經度始爲靈臺當其經營已
定衆民協力作之曾未幾時臺已成矣雖王心恐煩民
經度之始戒民勿亟而庶民如子供父役悅而忘勞矣
王在靈囿鹿鹿攸伏鹿鹿濯濯白鳥嚶嚶王在靈沼於物
魚躍而殺紉天下人心大清明無後濁亂之政
賦也囿所以域養禽獸也伏言安其所處不驚擾也劉
彝云鹿易逸王在靈囿徒御非少乃不驚逸而伏也濯

濯肥澤貌白鳥謂鳥羽白色者偶舉所見也嚶嚶潔白
貌靈沼囿中有沼也於嘆美詞物滿也魚滿而躍言多
而得所也臺下有囿吾王時在靈囿鹿鹿則順適而肥
澤白鳥則嚶嚶而潔白囿中有沼吾王時在靈沼則魚
多而得所物無不適其性如此洵可樂矣

虞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靡

賦也虞縣鐘鼓之木植者曰虞橫者曰栒廣韻云飛虞
天上神獸鹿頭龍身凡鐘之柎飾爲此獸故謂之虞業
栒上大版側著於栒刻之捷業如鋸齒者也樅業上縣
鐘磬處以采色爲崇牙其狀樅然有文也禮記云夏后

氏之龍簣虞殷之崇牙殷于龍上刻畫之周之壁翬又
畫繒爲翬戴以壁垂五采羽于其下樹于簣之角上段氏云鐘虞飾以羸屬磬虞
飾以羽屬器異異虞故也鐘磬之筍皆飾以鱗屬其文
若竹之有筍然筍兩端又有壁翬鄭氏謂戴壁垂羽是
也蓋簣虞所以架鐘磬崇牙壁翬所以飾簣虞夏后氏
飾以龍而無崇牙商飾以崇牙而無壁翬至周則極文
而三者具矣此有磬所以言設業設虞崇牙樹羽也賁
大鼓也爾雅云大鼓謂之鼗小者謂之應考工記鞀人
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鼗鼓陳暘云鼗
鼓鼓軍事節聲樂亦用之鑄大鐘也亦名鑄大鐘特縣

十二辰之鐘也非十二辰之鐘則編焉論倫也得其倫
理鼓鐘蒙上文言辟廡天子之學宮也毛傳云水旋丘
如壁曰辟廡以節觀者正義云壁體圓而內有孔此水
亦圓而內有地如壁然以水繞丘所以節約觀者令在
外而觀也禮書云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
西序商則右學左學周則東膠虞庠而周又有辟雍成
均瞽宗之名則上庠東序右學東膠大學也故國老干
之養焉下庠西序左學虞庠小學也故庶老于之養焉
記曰天子設四學蓋周制也周之辟廡卽成均東膠卽
東序瞽宗卽右學成均居中左東序右瞽宗此大學也

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商之右學，周謂之西學，亦謂之瞽宗。夏之東序，周謂之東膠，亦謂之大學。蓋夏學上東，下西，商學上右，下左，周特存其上者耳。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張載云：辟雍古無此名，其制蓋始於此。及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吾王時在辟雍，則植木爲虛，橫板爲業，業上畫大牙，其文樅然。縣大鼓及大鐘於哉，倫序可聽。此鼓鐘也。於哉，聲容可樂。此辟雍也。於論鼓鐘於樂，辟雍鼉鼓逢逢，矇瞍奏公賦也。鼉，呂覽作鱓。陸璣云：四足，長丈餘，甲如鎧，甲皮堅。

可冒鼓，圖經云：肉至美，口涎有毒，能吐氣成霧，致雨力能攻陷江岸，性嗜睡，但閉目，形如龍，大人於穴掘之，百人掘須百人牽，一人掘須一人牽，不然終不可出。晉安海物記云：鼉鳴如桴鼓，亦曰鼉更。夜鳴應更續博物志云：一名土龍，能橫飛，不能上騰。埤雅云：具十二肖肉，蛇肉在尾，其枕瑩淨，魚枕弗如。欲雨則鳴，逢逢和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古者樂師皆以瞽者爲之，以其善聽而審於音也。周禮：瞽矇掌播鼗，祝敔，塤，簫，管，弦，歌，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太師。公事也。言方奏其事，樂之不厭之詞也。於哉，此鼓鐘信有。

論也於哉此辟靡信可樂也聞鼙鼓之和聲知矇瞍方
奏其事則有倫而可樂者尚未艾也觀此民樂之詞而
文王之與民偕樂者可見矣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下武

美武王能續太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也 前
四章美武王繼先之孝末二章美武王之道足以裕
後通詩重永言孝思句武王所以繼先而因以裕後
者皆此也序云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
先人之功焉然經言三后不得獨言繼文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賦也下當作文言文王武王實造周也雖並言文武歸
重武王上哲王指下文三后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王
武王也配對也京鎬京也言造周者文武而武之上不
獨有文世有哲王先緒所從來久矣迨武王之時三后
雖已在天武王能配之于京而無忝焉配京且虛下章
求世德則其實也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賦也作起也起而求其先世之德以繼之也世德德之
見於事者如大王脩德行政王季積功累仁文王發政

施仁之類周昌年云求有參經權通常變無方以求之意永長配合也命天理也世德所在即天理所在作求之不止便是永言配命孚信也言武王能配三后于京者其于先世之德起而求之長言合於天理故天下悅服成王者之大信也天下皆信之然後爲王者之信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元王之式也賦也下土兼臣民言式法也孝思孝先之思即求世德也箋云子孫以順祖考爲孝則亦法也自人法之曰式自我可法曰則言武王能成王者之信下土之人誰不取法蓋惟長言孝思而不忘故孝思可爲天下法耳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賦也首二句承孚式說媚愛也一人謂武王侯維也順德孝德也主民言上以孝思感則下亦以順德應也永言孝思只是贊詞與上推原者異昭明嗣繼服事也言武王之孝孚式乎人故天下皆愛戴一人而應以順德是真能長言孝思而向之肇基勤家輯寧者自此益顯昭哉其嗣先王之事也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賦也昭茲漢碑作昭哉承上句而言來後世也許猶所也繩繼也祖指武王武迹也繩祖武者亦如武王之求

世德永孝思也言武王之道昭明如此來世能繼其迹則久荷天祿而不替矣天祿只就爲天子說未說到人歸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賦也受祜連上章王後日子孫言賀朝賀也四方來賀所謂四海悉王悉臣莫敢不來享來王也遐何通佐助也言後王既受天之祜則天之所命人不能違四方賓服雖萬年之久得萬國歡心不長獲屏翰之助乎繩祖武而足以凝天命繫人心則武王所以繼先者卽其所以裕後矣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

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鄧元錫云作豐而王業始作鎬而王業成文王求寧以始武也武王詒孫以終文也唐汝諤云詩只重安民而豐鎬事皆安民惡務故兩頌之

文王有聲適駿有聲適求厥寧適觀厥成文王烝哉

賦也有聲音有聲譽也適與聿同發語詞駿大也適求二句串說俱自心言烝毛傳云君也君哉雖各就本章說要不外乎安民言文王令聞昭宣能有聲也且無遠

弗○屈○大○有○聲○也○蓋○其○心○欲○求○安○民○而○觀○其○功○底○於○威○此○
聲○所○由○大○也○君○德○莫○大○乎○安○民○信○乎○其○盡○君○道○哉○朱○公○
遷○云○此○章○已○包○下○三○章○之○意○求○寧○觀○成○皆○指○作○豐○言○也○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賦也命夫討有罪之命詢爾仇方是也武功所伐那耆
密須混夷之屬皆是也武功既兼伐崇而別言既伐于
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故特言之爲作邑張本言
功成乃作都也伐崇下補民歸意作邑徙都也豐卽崇
國之地言文王受天命以討罪不容自己故有此征伐
之功最後伐崇威德顯著國勢寢盛程邑又不足容乃

作豐邑居之遷都以安民信乎其克君哉

築城伊滅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適追來孝王后烝哉

賦也伊語詞滅毛傳云成溝也箋云方十里曰成滅其

溝也廣深各八尺毛鄭之意本謂文王興築豐邑之城

維如一成之滅滅內之地其方十里匹稱也朱子云其

作邑居亦稱其城而不侈大向楫云伊滅是無過度之

規模伊匹是無侈大之制度總見節用愛民棘惡也追

是追而及之之意來孝謂先世以來相傳之孝如公劉

遷邠以輯寧爲心太王遷岐以慰止爲心俱以安民爲

孝今日作豐安民正以追來孝也王后指文王也言文

王○作○邑○築○城○則○依○成○溝○之○方○十○里○作○邑○居○則○與○城○相○稱○
而○不○侈○大○豐○邑○之○制○如○此○然○武○功○方○就○土○役○遂○興○非○惡○
成○已○欲○也○先○世○以○來○皆○以○安○民○為○孝○特○追○而○及○之○耳○安○
民○以○繼○述○信○乎○其○克○君○哉○陳○櫟○云○上○章○言○作○豐○受○命○于○
天○此○言○作○豐○追○孝○于○前○見○作○豐○乃○天○與○前○人○之○心○也○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賦也公功也濯著明也四方攸同箋云天下所同心而
歸之維翰是賴以安意言王之功所以著明者以能築
豐之垣以安民也于是天下知所歸往皆依王后以為
幹安民功成信乎其克君哉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賦也攸同與上不同此則加廣矣皇大也皇王指武王
辟君也言豐水東注實維禹功是以四方得遵豐水以
來同而戴皇王為君大得民心皇王誠盡君道哉此章
言武王遷鎬之由蓋即四方之歸以見豐邑難容也

鎬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賦也鎬京武王所營去豐邑二十五里辟靡見靈臺張
載云靈臺辟靡文王之學也鎬京辟靡武王之學也至
此始為天子之學矣鎬京二字提起辟靡乃遷鎬中首
務言四方攸同非豐邑可容故作鎬京焉首善之地教

化之源都鎬而先建學以德化人鎬京之四方無不悅服者遷都講學而人心服武王誠盡君道哉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賦也此追述其始遷之慎重凡以爲安民故慎重之考稽宅居也卜與龜是一事正決也成之作邑居也邑居廣說祖社朝市及辟廡俱在內言武王非徇已見稽之卜以宅鎬京既龜正之矣武王從而成之蓋始之不慎後必有重遷之擾非所以安民也爲民慎重武王誠盡君道哉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與也仕事也此以人物各有所事爲與有字與豈不字反相呼也詒猶傳也燕安翼敬也謂安其敬之子王安石云雖詒之以謀非翼子亦不能以燕也詒謀二句串說孫所該者遠子則指成王也朱子云謀及其孫則子可以無事矣言豐水之旁猶以潤澤而生芑菜武王豈不以功業爲事乎遷鎬安民預爲孫謀以安能敬之子是以民之安詒子孫以安也武王誠盡君道哉或曰遷鎬何以安民也蓋建國得地則無外憂若宋之建都不審子孫固多事而民何嘗一日安乎輔廣云每章以烝哉結之者不獨歎美無已又以示後世子孫必如文

武之爲然後于君天下爲宜也

不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既○離○所○以○矣○矣○亦○當○

于○是○以○見○之○矣○端○

首○不○以○也○業○爲○事○不○

于○可○以○無○事○矣○言○自○本○

申○其○意○也○結○於○數○于○以○

矣○不○云○繼○前○之○以○期○

又○以○其○以○其○以○其○以○其○

詩經廣大全卷十五終

